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編

戚叔玉捐贈
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目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戚叔玉捐贈 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目錄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戚叔玉捐贈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目錄 /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館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25-4478-8

I. 戚... II. 上... III. 石刻文 — 拓片 — 中國 — 目

錄 IV. K877.40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66645 號

統 籌 王立翔 唐友波

責任編輯 袁欣瑜

封面設計 黃 琛

技術編輯 王建中

戚叔玉捐贈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目錄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26.75 插頁 10 字數 6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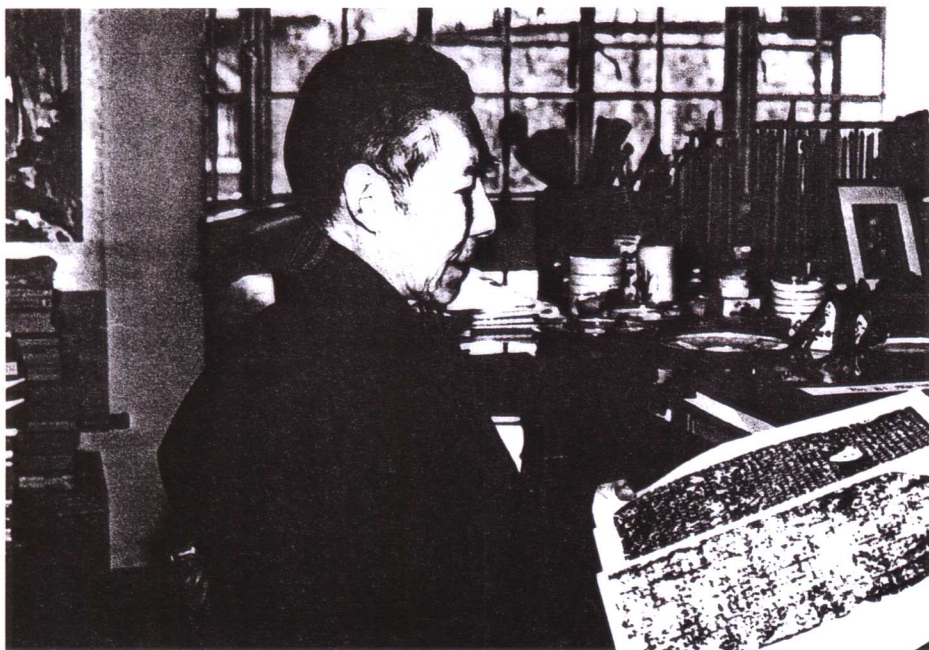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600

ISBN7-5325-4478-8

K · 887 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戚叔玉先生在研究碑帖



戚叔玉先生指導女兒戚道澂作畫（1986）



戚叔玉（左一）與謝稚柳（左四）等觀畫



戚叔玉先生在作畫

(左二：陳銘珊；左三：胡厥文；左四：陸亞東；左五：萬籟鳴)



戚叔玉（中）、萬籟鳴（左二）在作畫



戚叔玉先生在武夷山

蟋蟀鳴在戶秋霜已凋年空庭下黃葉驚聽方
 甌然良會當及時采菊東籬邊豈惜今宵醉
 華月麗遙天
 清夜陪良醺佳句欣見遺窻間露華集簷隙對
 陰交異味登芳祖新春喚濁醪飲餘清興茂林
 表月輪高
 從容會今夕言詩更獻酬林園變夕氣星漢浸
 寒流舉盃謗延賞中庭桂影稠世事方總且
 醉空江秋
 夜色湛虛明林光散清霽桂露滋盈餘蘿陰
 動浮砌燕玉果良會夏接忘言契秋莫載攬
 之掃逆逆芳氣
 西風薄林杪素月流光晶況與二三子言咲歡我
 情持杯發高詠詎知星漢傾明當南浦別烟水
 含餘清
 遇公酒滿亭子西墜際暮舍客榻南城飲所
 相直賦詩日記其尤者 丁酉三月三

隨意循籬出徑苔刺桐花落野棠
 閑一年春已死多在幾個人曹有
 東浸谷斜斗亂陂塘浴鷺時節
 杜鵑哀買山莫種閒花柳多寬
 松栢多自裁
 眉庵山樵玉遠此

戚叔玉先生書迹

夫封立為社立稷而祀皆
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
禳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於民初乃孔子宮洩煥
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
禮之曰關而不祀誠朝
廷聖恩所宜持如臣懷
取取情所思惟

文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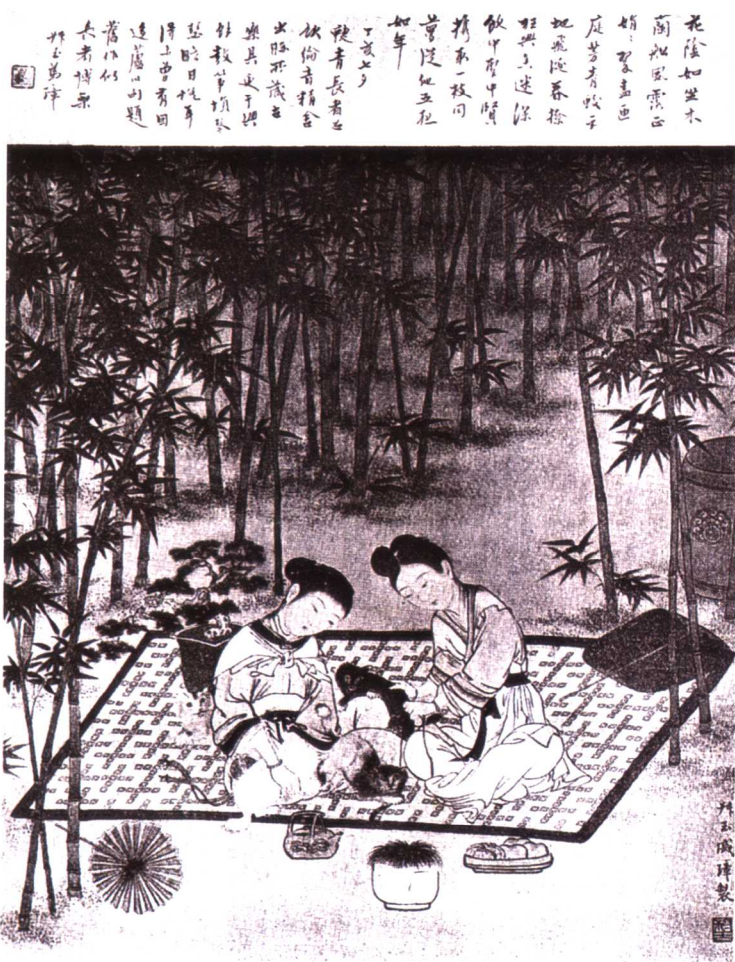
自一之正日創吉之筆
子日止觀望不觀日之
經緯三寸海花風刺于
浙省百餘年之風光
子日觀之于王之
可謂國之南系卿王之
最之於王之
多中之於王之
縣子之於王之

祥玉成璋書卿子手白敬啟

戚叔玉先生書迹



《山水》（戚叔玉作于1948年）



《仕女》（戚叔玉作于1947年）



《黄山松雲》（戚叔玉作于1972年）



篆
刻



戚叔玉作



第
二



戚叔玉篆刻作品



後魏中岳嵩高靈廟碑，宋宇訪碑錄署寇謙之撰，按文有寇君名謙之云：如是寇撰不當自稱為君，此孫氏之誤。書法奇古，當以晉宋碑論近拓者，紙敗煤每敗人意。均初得諸城劉氏，石刻三千通中有此碑，精拓整幅，較近本多數字。（第六行）劉氏腰贈此本，較彼本存字更多。（第七行）紙墨古雅，定出雍乾以前，余近新金名萃編遺碑，據此入錄，因書其後。同治五年丙寅八月二十八日，仁和魏錫曾廬吳門識。



戚叔玉舊藏《中岳嵩高靈廟碑》明拓本



戚叔玉舊藏《石鼓文》明初拓本

蓋聞二氣有以顯覆載之
 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
 化物是以窺天鑑地而思
 皆識其端明陰陽以月

大唐王城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製
 弘福寺沙門懷仁書
 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要文凡六百六十七部引大
 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
 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
 恒明自此久植勝緣

道法還十有七載備通撰
 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
 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

戚叔玉舊藏《聖教序》宋拓本

序

汪慶正

叔玉先生捐贈上海博物館的金石拓本目錄終於編成，將要出版了。這批拓本中間，石刻文字佔了絕大多數，所以書名定作《戚叔玉捐贈歷代石刻文字拓本目錄》。

此事了卻了我二十餘年來的一個心願。

叔玉先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幾乎傾其所藏，多次將自己收藏的各種拓本、書畫名跡捐給博物館，這對於博物館而言，意義非常重大。因為，當時上海博物館的拓本收藏為數甚少——大部分藏品已劃歸上海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與上海圖書館在五十年代曾合署辦公，統由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和文化局管轄。博物館於1959年遷入河南南路16號中匯大廈，主要的文物、碑帖拓本由博物館保管，主要的圖書資料由圖書館保管。但是，此事後來又有了變故。當時，中央有意向在上海建立“第二中心圖書館”，擬由徐森玉先生出任館長，市委宣傳部陳其五副部長當時證實此消息說，是以上海圖書館為中心，納入各大學及其他公共圖書館，凡是圖書、碑帖拓本和其他資料歸圖書館保管整理。當時顧廷龍先生即說服徐森老說：森老你要當“第二中心圖書館”館長了，你是搞碑帖的，拓本理應與圖書放在一起。於是，博物館的碑帖拓本便移交圖書館保存。以後，這“第二中心圖書館”的計劃並未施行，森老繼續擔任博物館館長，碑帖拓本則一直由圖書館妥善保存着。近年來，上海圖書館又培養了年輕業務人員鑽研碑學、帖學，令人欣慰。

然而，從工作上說，上海博物館對碑帖拓本的需求是很迫切的。博物館收藏了大量的字畫墨跡，書法研究本身包括了拓本與墨跡的對比；同時，上海博物館又收藏了許多重要的青銅器、玉器和其他古代工藝品，這些器物也需要與拓本（尤其是器物銘文和圖像拓本）做對比研究；另外，從文獻學這門學科的完善上說，甲骨、金文、簡帛文字、璽印文字、石刻文字是既獨立又相互關聯的門類，對石刻文字拓本的

研究、整理，實在是非常的緊要。總之，雖然大部分碑帖拓本資料歸入上海圖書館，但對於博物館來說，非常需要成系列的拓本實物供研究之用。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孫伯淵先生捐贈系列拓本給博物館的同時，戚叔玉先生也陸續整理、捐獻了自己所藏。戚先生的藏品有許多在“文革”開始之初即交由博物館代為保管，運動結束後，他不顧自己年邁，繼續整理這些拓本資料，編撰歷代石刻文字圖錄；同時，整理的又一個結果，是將拓本實物全部由原來的博物館代管轉為捐獻，按現在的編號，達 4800 餘件之多，這對於博物館的石刻拓本收藏，無疑是莫大的幸事，所以我要說，意義非常重大。

叔玉先生所藏拓本，內容豐富，種類齊全，自上古迄清代，主要的石刻均有拓本可供研究，並且，其中不乏珍善之本。比如，明拓《中嶽嵩高靈廟碑》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嶽嵩高靈廟碑》立於北魏太安二年(456)，石在嵩山中嶽廟，傳寇謙之書，書體介於隸、楷之間，用筆、結體獨特，風格古拙，對研究書法由隸入楷轉變過程有重要意義。碑陽 23 行，行 50 字，然中間部分泐損殊甚，共存約 580 餘字。此碑傳世舊拓，以開首“太極剖判，兩儀既分”之“剖”字未損本為明拓，“極”字未損為乾、嘉時拓。今存明本，有陳叔通舊藏(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本、龔自珍舊藏(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本、趙世駿跋本、蒯若木舊藏本(現藏南京博物院，存上半部)等。戚叔玉先生所藏“剖”字未損共兩本，一為端方舊藏本(曾影印流傳，惜文字不全)；另一本為沈樹鏞舊藏，魏錫曾校錄碑文於後，即現在捐贈上海博物館的本子，經與已發表的影印陳叔通舊藏本(曾被目為第一)核對，除去泐損、裱失數字外，有些字跡，如第七行“王母獻圖之征”中“圖”、“之”字，下文“武(王)有五靈觀德之祥”中“祥”字，均感更為清晰，因此，這個拓本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石鼓文，原石見於唐初，拓本最早為明代安國收藏的三個宋拓，後流入日本(即“先鋒”、“後勁”、“中權”三本)，國內僅有明拓本。叔玉先生收藏中有一舊拓本，第一鼓“黃帛”二字，“黃”字左半少損，“帛”字完整，應為明初拓本，有江建霞題簽，係垂經堂王瓘舊物。

再如王虛舟跋本《聖教序》，“佛道崇虛”中“道”字首二筆中斷，“分形分跡”中“形”字右旁中一點有裂文，“諸法空相”中“諸”字之“言”字旁第一筆作回峯，這些特徵均是翻本所無，定為宋拓。王氏二跋僅數語見於《竹雲題跋》卷二，可作彌補。

對於叔玉先生的這批捐獻，我曾當面允諾要整理出版，也曾經訂過計劃，無奈博物館自籌建新館至今，事務繁多，很難有持續的時間潛下心來作仔細的遴選工作。2000年，孫伯淵先生捐獻碑帖目錄出版了，這使我們受到啓發，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先行將叔玉先生所藏目錄予以整理發表。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的同人們，承擔了這項繁複的工作。爲方便讀者查閱，目錄中一一注明每種石刻的前人研究著錄簡稱，這就使這部目錄不僅體現了先生的收藏，而實際上也成爲一部石刻方面的工具書，更具紀念和實用的意義。

2005年10月

我的父親

戚道澂

我的父親戚叔玉，祖籍威海，有着山東人的耿直；生於修武縣的一個小鎮，那里景色宜人，頗得恬淡之氣。他童年、少年與青少年時代在天津度過，深受都市文化的熏陶。十一歲讀完小學，十七歲畢業於匯文中學，曾獲天津中學生第二名。就讀於燕京大學，因病休學。1931年，轉入北京民國大學文學系，兩年後肄業，入塘沽黃海化學社，從著名化學專家孫學悟博士學顏料製造。父親曾創中國顏料製造廠於津沽，為華北染料製造廠之規模最大者。後移居滬上，任中孚行經理等職。1949年後，任有明顏料行經理、佑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公私合營佑寧藥廠第一副廠長、上海市制藥工業技術辦公室主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政協文史委員、上海市文史館館員等職。

父親從事實業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中金石書畫有着濃厚興趣。我的祖父南塘公為晚清傳統文化人，既諳琴棋書畫，又通曉鐵路業務。受祖父影響，父親四歲始背《三字經》、《千字文》；六歲拜文字學家、書法篆刻家丁佛言為師，學習書法、治印；八歲拜書畫大家金北樓為師，學習繪畫。父親天資聰慧、勤奮異常，得名師指點，加之丁、金兩家及祖父的文物收藏又極豐富，故得以感受古人名跡之神髓，久而久之，書畫篆刻水平有顯著提高。與張大千、陳少梅、田世光、豐子愷等書畫名家的交往，又得到許多啟發。如讀盧梅坡“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與梅並作十分春”一詩時，對梅、雪、詩三者關係，特別是對詩的魅力有了新的認識，於是拜詩家蒯若木為師，深入鑽研詩詞，書畫之藝為之大進。1945年，入“上海畫人協會”，任理事。1948年春，以書畫展售於美國紐約，七日之內，爭市一罄。當時出版的頗具影響的《中國美術年鑒》，收錄了父親篆、隸、魏、草等九幅不同書體的字，又有山水、人物、花鳥等八幅不同類型的畫以及不同風格的二十七件篆刻作品。1949年後，父親的書畫作品經常在國內外展出。1972年所寫的《黃山雲